

## 风马牛不相及

■李国文

这句成语出自《左传·僖公四年》,时为公元前656年。

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,率联军侵蔡,蔡溃后,接着伐楚。那时,作战比较文明,先派人下战书,某月某日约战于某地。楚成王后起之秀,在中原诸侯不怎么看中的荆楚河汉地区,居然混得兵强马壮,时不时地进攻那些老牌然而比他弱小的诸侯国,体现一下存在感。齐桓公作为东周王朝的第一位霸主,自然认为自己为天下第一城管,而城管的“管”,很不幸,其副产品必然要生出镇压别人的肌肉反应,动不动亮胳膊,早就想收拾一下这个暴发而不甚守规矩的边国。

楚成王很快探得齐桓公带领的八国联军,浩浩荡荡而来,声势甚是了得。参战者计有鲁僖公、宋桓公、陈宣公、卫文公、郑文公、许穆公、曹昭公各路诸侯,他招指一算,假设每位出战车十乘,即为八十乘,每乘配足定员八十人,则为八八六千四百人,当时,打仗主要是车战,楚国统治区域湖泊沟洫多,车战非其所长,当下,楚成王就腿软了。于是,他对来使管仲有了下面这段弱弱的反问:“君处北海,寡人处南海,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,不虞君之涉吾地也,何故?”

《左传》,是一部古老,同时还是一部相当文学的史籍,现在大家

读《左传》,看中的是它的文学价值,史料倒在其次。只因《左传》绘声绘色的描写,也就才有后来汪洋恣肆的《史记》,这两部正史,开中国史著“文学化”的先河。《春秋左传》据传为战国时盲人左丘明(公元前502-公元前402)所撰,也有人说先出自各国史官之手,由他总其成而已,与《谷梁》《公羊》合称《春秋三经》。《左传》成书最早,约在战国中后期,所以它的文字古朴深奥,乃古汉语中老掉牙的古汉语,要比《史记》难读得多,啃动它不那么容易。

不过,楚成王的这番话,大体尚能明白。但其中“风马牛不相及”的“风马牛”一词,特别咬嘴,尤其这个“风”字,煞是费解。此词此事,同是据传出于左丘明笔下的《国语》卷六《齐语》就没有再提。而到了将近一千年以后的西汉,司马迁著《史记·齐世家》时,此节史实仍在,但此词被大师抹掉了。可见楚成王反问管仲的这句,“风马牛不相及”,已是不再流行的过时语言。显然,词语以及体现词语的文字,有其生存死亡的自身规律。

一个人口基数巨大,政治演变复杂的民族,其语言的生成过程,也是无比丰富的,秋风扫落叶,一大堆垃圾语言的消失,本应不必介意。直至近古的宋,可能因为《春秋左传》列为九经之一,成了圣贤书,开始重新定义这一古老词汇,这自然是文人吃饱了饭的无聊之

举。先是北宋的陆佃(1042-1102),次为南宋的张世南(1225-1264),推翻旧说,别创新解。陆佃在其博物学著作《埤雅》中说:“楚子曰君处北海,寡人处南海,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,按牛走顺风,马走逆风,牛马风逸,往往相及,楚是以云耳。”而张世南的《游宦纪闻》,也是类似博物学的杂著,除了重复一遍“牛走顺风,马走逆风”外,更以其亲睹一次屠牛始末,证实陆佃所说“牛耳无窍,以鼻听之”的判断。这就是中国旧时文人缺乏科学精神的武断了。原来我还以为两位所说“牛走顺风,马走逆风”有些什么依据,当看到这两位坚信牛的听觉器官为鼻子而非耳朵,不禁哑然失笑,你能相信他们对古语“风马牛不相及”的解释吗?至于后来,更有宋末元初的俞琰,在《席上腐谈》中说:“牛顺风,乘风而行则顺;马健物,逆风而行则健。”就更是无稽之谈了。

其实,对于词汇的释义,愈接近其出现的时代,愈具权威性。设若一、两千年以后,那时的中国人,对于时下流行的诸如“抖香”“娘炮”“鲜肉”“油腻男”等等新兴词语的解读,肯定不如活在当今的手机族,理解得更为透彻。语境,也就是语言产生时的大背景,乃了解词义的门门,所以,楚成王的“风马牛”,在西晋杜预《春秋左传正义》中,沿用东汉服虔的说法,“风,放也。牝牡相诱谓之风。《尚书》称:‘马牛其风。’”此言

“风马牛”,谓马牛风逸,牝牡相诱,盖是未界之微事,言此事不相及,故以取喻,不相干也”。应该是最接近于原意的准确解释了。宋以后,燕云十六州的失去,已成定局,马对中原来讲,便是稀罕之物,陆佃、张世南、俞琰之流,他们见过马吗?他们骑过马吗,他们的话,就更不可信了。

楚成王的“风”,说白了,即现在所谓的动物发情期。古代没有这个名词,不等于古代的马、牛这些大牲畜没有发情期,肯定是一个粗俗不堪,难以启口的词。楚成王熊挥能用“风马牛不相及”六个字,认为公牛不会找母马谈恋爱,反之,雌牛发情了也不会与雄马相交配,故而“不相及”。他将这不登大雅之堂的“未界之微事”,出乎礼,止于文,还不失幽默地表达出来,很符合他的君王身份。而且从“风骚”“风流”“风情”的联用语推断,从《尚书》所称“马牛其风”的用意设想,古义中的“风”字,很有可能是古汉语类似“发情期”这句粗话的隐语。

正如我们读《红楼梦》第三十九回,刘姥姥神侃白衣小姐草堆抽草,忽报东南风起,大家急出门看,才有人告知马棚发生火情,所有人都讳言“失火”,而曰“走水”。显然,“走水”乃“失火”的隐语。在现实生活中,凡是急切要表述出来,又不能照直说出口,只好以他语代之者,就叫隐语。隐语,语言的一种婉转的表达方法,除了受到一定

的时间和空间限制外,竟无规律可寻。所以楚成王的“风马牛”才有如此歧义。

记得当年在工地劳动时,炊事班所养的猪走失一头,数日后发现在邻队的猪圈内,于是,派人用板车拉了回来。问题在于它不肯回来,问题还在于它趁人不备时又逃走邻队猪圈,于是,将这叛逆五花大绑押解回来,此猪只当要杀它,死叫不已,立刻招来一群人围观。这时,一位民工班挤进来,察看究竟,将此猪翻来掉去一看,说了“桃子红了”四个字走了,我向他求教,他嘟哝道:“这事让我怎么说出口,当着那么多知道人家。”他是贵州铜仁人,我明白了,他说出的这四个字,是他们当地对于母猪发情期的隐语。由此看来,语言的奥妙,一在于其无穷的变化,二在于无穷的新,前者让人目不暇给,后者令人来不及适应。这两个“无穷”,就成为以语言为职业的文学作者,活一辈子,便要学一辈子的终生功课。

所以,我很敬佩当代那些词典编纂家,尽管他们未必采信宋人陆佃、张世南等关于“风马牛不相及”的见解,但仍以“一说”,在书中留下他们的声音。如此雅量,真是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。因此,不要板着脸,不要装老老,尤其不要撇嘴,不要否定,对任何新事物抱欢迎态度、对任何新名词持开放胸怀,如此为人,如此为文,斯为正道。

## 孟东的伎俩

■韩石山

报刊上,不时看到裴孟东先生的文章,颇有评点的冲动,时间一长,竟成了心病,今日闲眼,且一了宿愿。

最想说的是,孟东此人,写散文上,还是有些天分的。且看这样一段文字:

那天没听韩先生唱歌真是太遗憾了,听了,还不知要写出怎样的美文呢。后来,在一位文兄女儿的婚礼上倒是听过,那么一曲端端正正的《金瓶似的小山》,硬是被韩先生唱得七扭八拐,那音调比龚琳娜还龚琳娜。全场爆笑,惟独韩先生不笑,唱毕,瞪着那双三角眼,透过镜片扫视全场,一脸无辜的样

子,似乎在说,咋的,难道我唱得不对吗?《好玩不过韩石山》)

这是他多年前写我的一篇文章中,靠前的一段。写文章,一落笔就这样的风趣,其心性也就不问可知。不管名家的讲章,对散文给出了怎样高蹈的定义,我始终认为,散文,先得有趣,才是其他。一无趣,你说是什么都可以,只是不能叫散文,散文的那个散字,最接近其神韵的理解,当是散淡,而散淡的要义,则是有趣。无趣,一本正经,再说散淡,都是装的。

无意间举的这个例子,实际上暴露了我与孟东之间的关系。没什么好回避的,我们是老乡,且相距不远。他的老家,是出过司马光的夏县,我的老家,是以出产老实农民著称的临猗县,两县相邻,风土人情,完全一样。只是我们的相

识,不是在乡下,而是在省城,且交往颇多。记得某年,他们单位办个读书会,他一个电话,就把我叫了去讲课。当然,不多但也不少的讲课费,定规是要给的。

又是一个无意间,暴露了一个事实,就是,孟东不是文学界人,且是个非文学单位里的负责人。是文学单位,不会请我,请了也不会给那不菲的讲课费。再后来,孟东去了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,当了一个更大官的地质勘探单位的负责人。官大了,心性不变,仍是爱写文章,仍是爱推动本单位的文化建设。某年我去武汉,参加一个什么好回避的,我们是老乡,且相距不远。他的老家,是出过司马光的夏县,我的老家,是以出产老实农民著称的临猗县,两县相邻,风土人情,完全一样。只是我们的相

不是文学界人,却热爱文学,

笔耕不辍。以文学滋养着自己的心性,也以文学拓展着自己的事业,互为助益,渐趋辉煌,做成一种良性的循环。写下这事实,这道理,是我最初的冲动,也是我久久未了的心愿。不光是为了孟东,也是为了如我一样的人。如果孟东写了几年散文,出一两本书,成了像我这样的专业作家,我不光不会有这番感慨,反要为孟东和他的家人担忧。担忧他的前程,担忧他家人的温饱。我落魄了,有孟东接济,他要落魄了,会有谁接济呢?这世上,侠义绝不是什么廉价的品质。

前面,说孟东有写散文的天分,已然埋下一个不小的伏笔,就是,这样的人,他写下的散文,自有专事此业者,所没有的朴实与大气。我自己是文学界人,看那些以

写散文为业的作家的作品,常有一种疑惑,岁月匆匆,飘忽不定,你有多少真切体验,能今天一篇,明天一篇,写个没完没了?

一个有主业的人,就不然了。不想写的时候,可以不写,想写了,谁也挡不住他写,写与不写,全在他的心情,或者说是心性。再就是,他的一篇文章,或许拉拉杂杂,说是生活与工作之中的琐碎之事,顺笔写来,也不过一个两个亮点,甚至亮点也谈不上,只是警策而已。对一篇文章来说,这就够了。寒星数点,自是景致,待到繁星满天,恍如白昼,也就无雅意可言了。

孟东近年来作文甚多,别人不敢说,跟朋友可以说,若看到署名裴孟东的文章,不是太忙,千万看一看,或许能窥见一点写作的伎俩。

## 怎样说才好,中国人和树木

■纪陶然

这一乱一治,一动一安之间,开启了文明的循环往复,螺旋上升。

“楚人一炬,可怜焦土。”阿房宫火未冷,长乐未央即成。刘邦“吾今日始知天子之尊也”的得意之声尚在梁畔,曹操已在漳水岸边胜过了曹操,浮双阙乎太清”。

而“铜雀台荒又几年”?蜀山依旧郁郁葱葱。

怎样说才好,中国人和树木。这是中国人的生态,这是中国人的文明。金风振叶落,春来发新芽。

老迈的常枞张开问老子:“吾舌存乎?吾齿存乎?”老子答:“舌存齿亡。”“这是什么道理?”老子开悟:“舌之存以其柔。齿之亡以其刚。”常枞喜:“天下之事尽矣!”

天下之事自然包括建筑之事。一幢中国人传统的木建筑,由少则百斤,多则万数的榫卯相挽相连。受到的压力越大,就越牢固。可历经千百年多次地震,看着摇摇欲坠,转瞬安然无恙。柔弱的木头胜过了刚强的石头。

中国人不是不会修造石料建筑。长城今天仍然蜿蜒在崇山峻岭之巅。然而那是抵御烽火硝烟的坚牙固齿。行止起居,还是习惯于舌头的软欲温暖。

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木建筑南禅寺大佛殿是中唐遗物,躲过了多次地震,山洪不是奇迹,躲过了历代法难,兵燹才是奇迹。因其地处荒山僻岭,隐藏在五台深处。

怎样说才好,中国人和树木。这是中国人的艺术,这是中国人的哲学。退让以养生,柔弱胜刚强。

想了解中国传统木建筑,想了解中国人和树木和房子的恩情怨仇,不妨读读新近中华书局出版的,艺术学者赵广超先生的《不只中国木建筑》一书。赵广超先生以饱蘸诗性和暖意的笔墨,从中国人最依恋看重的“家”开始,引领读者带着阅读的快乐,共同走入中国传统木建筑的门阙,穿越伐木、文字、高台、标准、结构、斗拱……四合院、风水、园林、装饰等厅堂,闲谈杂论间,追溯和描摹一幢幢木建筑背后的艺术、哲学和文化。

在我看来这无疑是一本精彩

的书,精彩不仅在于正文的学识与文采,更在于嵌刻在书中的400余幅插图和图表,与正文浑然一体,互相呼应,互相阐发,“参互成文,含而见文。”它们在“意”上如同木建筑的榫卯,严密扣合,缺则有失;在“形”上又如同中国画的留白,疏落洒脱,尽得风流。

可能由于多次再版的缘故,该书正文前有三篇序言,我想以每篇序言的最后一句话拼凑起来,总结这本书:“中国人本就径将一生托乔木”,“木头之外,当然有着另外的故事”,“哪里止于木建筑呢?”

怎样说才好,中国人和树木。如《不只中国木建筑》那样说,就

### 《扬子江评论》2018年第5期目录

主编 韩松林 执行主编 丁帆

#### 大家读大家

张炜 李白杜甫之异同(下)

李建军 有助于善,方成其美

——论托尔斯泰的艺术理念与文学批评(上)

文学史新视野(主持人 王彬彬)

南帆 文学的乡村:双重主题、

知识分子及其叙事焦虑(下)

程光炜 《钟山》与新时期文学

王阳 郭沫若《蔡文姬》的版本变迁

新作快评(主持人 王尧)

吴义勤 照亮被遗忘的角落

——读张平长篇新作《重新生活》

张学昕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

——谈迟子建《候鸟的勇敢》

前沿评论·朱朱专题

赖或煌 “我会劝他们告别文学旅途”

——仿八十年后鲁迅可能的一种回答

李倩冉 “纯诗”及物的可能

——朱朱近作的一种启示

#### 李 栋

译朱朱:生命诗行

——《野长城》美国英汉双语出版译者小记

青年批评家论坛·新世纪以来城市与乡土写作(二)

张屏瑾 城市文学中的几个问题

沈杏培 从“边缘人”到“新穷人”:近年小说

中进城青年的身份与危机

思潮与现象

黄德涛 虚构·非虚构·三重练习

韦黄丹 台湾新乡土小说对宗法伦理的悖离

与反悖离

夏豫宁 论才子佳人叙事模式的当代嬗变

作家作品论

苗震 空濛如在:气和光色的混合动荡

——胡弦诗歌的审美感觉论

吴佳燕 暗夜里的自噬与救赎

——从吕志青小说《黑屋子》到《长脖子老

等》

邹世奇 论简·奥斯丁对杨绛创作的影响

### 《黄河文学》2018年8/9期合刊目录

(向好的情怀·宁夏本土作家作品专刊)

#### 经典回顾

清水里的刀子(小说)

闲话读书(随笔新作)

吉祥如意(小说)

向好的文学(随笔新作)

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(小说)

我枕边的两本书(随笔新作)

#### 小说

无尽老去

家族的骄傲

一棵花椒树

撞钟

模糊界

小雨点

三层楼

秀兰阿姨

同门赋

#### 散文

读读抄抄

简泉

嘈嘈声音切切味

静美一生

同学刘富荣

总有一些人在你的生命里来来去去

长流水人家(外一篇)

打零工

哈哈咯

舞事二则

往事二则

高考记

今夕何夕

护林点

暮色在葵垛上排红(随笔十五则)

黄河诗岸

西夏(组诗)

清晨的宣叙(组诗)

日常(组诗)

注记(组诗)

结扎(外一首)

纸上山河·银川(组诗)

#### 韩银梅

李四营

尤屹峰

马卫民

郭 乔

单小花

尤 鹏

杨 子

马 静

樊文举

王 妮

白 莹

张 联

水 尘

导 夫

王佳红

查文瑾

周彦虎

陈 浪

等你,在春色深处(组诗)

清欢

七月,指尖划过的声音(组诗)

土豆(二首)

说起桃花儿(组诗)

雪过之后(组诗)

在黄河流经的地方(组诗)

黄河论坛宁夏文学60年

照耀人性多悲悯 书写乡土真情

——宁夏小说60年概述

李生滨

李生滨

邮发代号:74-27;订阅:全国各地邮政局(所);也可编辑部邮购。定价:每本8元,全年96元。投稿邮箱:hwxwxs@163.com(小说)hwxwsg@163.com(散文)hwxwsg@163.com(诗歌、评论)电话:0951-6888593 6888599 5129960 地址:750011宁夏银川市金凤区泰康街98号银川文化艺术中心东三楼